

The Hands
of God

上帝之手

周波^著



中国首部可与国际水平媲美的科幻小说！

人类世界的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庞大的程序，而这个程序是由处于我们的上一层级宇宙文明创造的，就如同我们创造了“仙境”这个新世界一样。

谁破解了上帝之手，谁就找到了通往仙境的钥匙。中美两国的博弈由此展开……

漓江出版社

上帝之手

The Hands of God

周波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帝之手 / 周波著. — 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3.9

ISBN 978-7-5407-6737-2

I. ①上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24871 号

上帝之手

作 者 周 波
策 划 黎学文
责任编辑 黎学文 杨志友
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郑纳新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传 真 0773-2582000 010-85890870
电子信箱 ljchs@163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印 张 8.25
字 数 120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6737-2
定 价 28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她转过脸，望着天边沉沉的晚霞出神。

“血，那么多的血。”

她轻声说。

“我的身上，手上，脸上，全都是他的血……他一定很疼。”
她的声音开始哽咽，“可他，望着我笑。他就……就那样，一直望着我笑。”

她抽泣了一下，泪水顺着脸颊淌了下来。

“你那么想和我在一起么？”

她望着我，清丽的长发遮住了她半边脸。

“那好。”她嘴唇打着抖，“我只有一个条件，你办得到吗？”

她扬起脸，死死盯住我的眼睛。

“让我再见他一面。”

她咬住嘴唇，忽然抑制不住地一下哭出声来。

“……你能办到么？”她哭道，“我求你……”

“求求你……让我再见他一面，让我见他……”

她开始撕心裂肺地放声大哭，再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。

这个潜然心碎的场面，令我动容，令我震撼。

这究竟是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生死相从的爱情，能让面前这个

美丽冷傲的女孩感情如决了堤的洪水一般荡气回肠，无暇矜持又毫无顾忌地袒露在一个陌生男人的面前。

灯火幽暗的茶社里，所有人都转过身来，默然望着我们。

我恍然关掉录音笔，结束了这次采访。

如果不是与她共同经历的那件事，我永远无缘走近她，走进她的故事，永远无缘洞悉那个令人惊叹、令人魂萦梦绕的神秘世界的存在。我至今仍然无法确定，那惊心动魄的一瞬，究竟是我的梦境、我的幻觉，还是一条真实的轰动性的具有重大价值的新闻线索！

我是电台的一名外线记者，平时的工作就是为一个叫《夜话》的栏目采编一些奇闻趣事。这个栏目现在很火，它在静夜里娓娓道来的那些成年童话，已经成了这个奔忙躁动的大都市每晚必不可少的睡前故事，为无数疲惫的身心带来些许温暖与慰藉。

那天上午，我到省城去作一个例行的专访。由于事先进行了电话沟通，采访对象表现得非常默契，整个流程和套路我也早已驾轻就熟，八股的问答连同喝茶寒暄在内，大概不到两小时就全部结束了。

为了尽量节省时间，我婉拒了他们关于午宴的盛情安排，路上随便在一家麦当劳要了份快餐把自己搞定，然后我驱车匆匆赶往省城的一家中医院，去接一个哥们大了肚子的夫人。今天是周末，从省城回去的高速公路照例下午过了4点就会开始拥堵，如果赶得不巧，我们就只好随着车流一步一步慢慢挪回去了。

在去医院的路上，我接了个台里打来的电话——是丘总要我到办证处去接个人。我嘴上热诚地应承着，手中麻利地打着方

向，脑袋还飞快地盘算着路线。随后，我心中凉满了绝望——晕呀这是，那得兜多大一个圈啊！

丘总是分管我们频率的集团高层，是位“空降高管”，平时挺神秘得看不到人。当然了，像我这样灰头土脸专在外线的跑腿记者，平时也难得有机会被高层召见一回，能和领导混个脸熟自然也不是件坏事。

要我去接的那个人我多少听到过一些传闻，据说，她救过丘总的命。

我决定先去眼前的中医院接上孕妇，然后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省城茫茫的迷宫。

我远远地看见哥们的夫人挺着大肚子等在医院的门口，我把车横到她面前，按了下喇叭，她就欢天喜地地上前拉开了车门。

“等多久啦？”

我扭头冲她打招呼。

“没等多久，刚查完。”她在后座上挪好了个舒服的体态，“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比咱们那边一流医院三流医生可真强多了。”

“我们，这还得去接个人。”我岔开话题，“可能真还有点远。”

“哦……”她欲言又止，然后又好看地笑了，“我也好久没来了，正好逛逛市容。”

她不便多问，我也不便多说。

我在后视镜里冲她笑笑，感谢她的善解人意。随后，我们一起开始了那场气壮山河的横穿整个省城的漫漫征途。

遵照领导的交代，我进了办证大厅才摸出电话。大厅里的人

不是很多，我四周扫视一圈，目光很快落到了一个娉婷的身影上：她的身影如朝露一般清丽动人，从头到脚，所有的曲线都是完美的。我释然一笑——“救命”这个词的含义在心中忽然变得宽泛起来。

我拨好了电话放在耳边，胸中已了然有数。

“请问您是伊娥吗？啊，是啊……是丘总让我来接你的。”我看着她接了电话，又问道：“您的事办好了吗？”

果然不出所料，她正是我要接的人。

“哦，不麻烦了。”她语气淡漠，“我这边挺远的。”

“一点儿都不麻烦。”我坚持道，“我就在您身后。”

她一下转过身来。

那张脸比我想象的要漂亮得多，看上去不过二十来岁的样子，她的妆很淡，表情更淡，初次照面只是象征性地微笑了一下。我看得有点发愣，又词不达意地客套了几句，她没什么反应却也不再推辞，办完了事就一路跟着我去了停车场，礼貌优雅地坐到我的副驾驶位上。惊得在后座上的哥们夫人一下捂住了嘴巴，凑到我耳边直夸我闷骚。

等我们千辛万苦挤上高速路的时候，眼前已是一望无际汽车尾灯的海洋。

我们的车以比步行快不了多少的龟速随波逐流，哥们的夫人一开始还能跟我说说笑笑打发时间，等到车流走走停停，呛人的尾气慢慢渗进车厢的时候，她就再也没有开口的心情了。前方也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，整条公路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停车场。

“她好像有点不对劲。”伊娥望了我一眼。

我这才留意到，后面的孕妇已经很久都没有动静了。我扭过

头想去宽慰她一下，却看见她满脸是汗，身体痛苦地蜷着。

我的心一下提了起来，预感到事情不妙。

我拼命按响喇叭，向旁边并道，想强行挤到“应急通道”上去。就在这时，一辆“叉六”风驰电掣地从应急车道上飙了过去，大家齐声骂了句粗口，随后车队里一阵骚动，几辆跟风的车也摆出头拐了上去，只是片刻的功夫，“应急通道”就被这些人渣填了个水泄不通。

我头皮一阵发麻，猛然意识到人命关天！

此情此景，此时此地，也许只有“国际友人”才有资格仰望星空，信心满满地期待着直升机之类的奇迹的发生。然而，看看目前双向拥堵的路况，哭求 120 这种举动，现在已变得如望梅止渴且毫无意义。

“快点开，她快不行了！”伊娥在一旁喊。

“我也想啊！”我一边狂按喇叭，一边失声失态地提高了嗓门：“我想超速，我想逆行，我什么都想干，可我现在动得了吗！”

伊娥望了我一眼，不再吱声。

这时，身后孕妇虚弱的呻吟渐渐变成了含混不清的嘶喊。

我乱了分寸，一边不停地看表，一边用拳头猛砸方向盘！

忽然，伊娥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，轻声说：“你累了，睡一会吧。”她直直盯着我的眼睛，说：“真正的超速，是坐标置换……”

虽然她后来坚决否认她说过这句话，但当时我尚神智清醒，这是我最后的知觉。

我意识到我进入了某种催眠，像是经历了寒暑过往，跨越了千山万水。等我神醒过来时，发现我的车已经稳稳停在了医院的

门口。

我恍然看了眼手表，整个过程几乎只用了……30秒！

身后的孕妇安然无恙，而伊娥，却早已不知去向。

第二天上午到丘总办公室复命的时候，我简单汇报了这次采访的记录还有接人的过程，同时，却一并省略了高速路上“孕妇危机”和“汽车换位”的事。

最后，我试探着请示领导，是否可以采访一下那位神秘的伊娥。

丘总盯着我的脸，沉吟了好一阵。

最后，他从抽屉里拿出一颗“翡翠缘”和一张名片，上面除了两个让我脸红心跳的头衔，还把我的名字改成了杨华，丘总向我交代了几句细节后去接电话，我起身告辞。

我在一家区图书馆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伊娥，她知名度颇高，我想，其中的原因显而易见。她很费周折地想了好一会，才把我与我所提示的事件联系到一起，这让我郁闷之极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想谈那件事。”

她漠然打断我热情洋溢的感激之辞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在大厅里茫然无措地站了一会，然后悻悻地走到前台，和一位笑得很甜的姑娘闲聊了一会，顺便套出了伊娥的排班情况。

第二天晚上忽然下了雨，我裹紧风衣，守在她们门口。现在已经过了图书馆下班的时间，里面的灯都黑了一大半，员工也三三两两地走得差不多了，我忐忑疑惑地在细雨中往来徘徊，身上似已被冰冷的雨水浸透，不自觉地打着抖。

终于，玻璃门闪了一下又开了，伊娥从里面走了出来。

她撑开一把伞，径直走到门前的路边，左顾右盼地拦着的士。

我鼓起勇气上前，喊了她一声：“伊娥！”

她侧脸看我一眼，没有搭腔，转过脸又继续在往来的车流里顾盼着。

“伊娥，你又不认得我了？”

我在她身旁站住。

“谁呀你是？”

她疑疑惑惑地辨认着。

“我昨天还找你来着。”我冲她笑笑，“你去哪儿，我开车送你。”

“谢谢，不用，我又不认识你。”伊娥的语气开始变得不耐烦，大概她把我当成街头无聊搭讪的花痴了，这让我的自信和自尊集体受到了摧残。

“我没别的意思。”我近前一步，“我只想感谢你那天帮了我的忙，哪怕是……您只给我半小时就行。”

她毫无反应。

这时，一辆的士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。

“那天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我又抢前一步。

“什么事都没有。”

“我请你帮个忙……”

“那我也请你帮个忙行么？”她一脸急于摆脱我的烦躁，“以后别来烦我！”

她绕开我，拉开车门坐了进去，又“砰”的一声用力关死。

汽车溅开水塘，消失在远处的车流里。

那个晚上我辗转往复睡不着，倒不是因为今晚的令人郁闷的

采访，也不是因为伊娥冷漠的态度。我现在已有确凿的证据，认定那天在高速路上发生的那个神秘事件，不是一时眼花更不是什么幻觉。而且，今天看丘总对我那个采访请示的奇怪反应，更加说明这件事的非同寻常。我再次鼓足勇气，发誓一定要搞到这条神秘的爆炸性的新闻线索。

有谁不想一朝走红，一举成名?!

接下来我整整琢磨和策划了一天，设计了种种接近伊娥并博取她好感的方案，但随即又把它们一一否定。这件事一定是她不愿触及的隐私，一般女孩都不大可能向外人轻易吐露，且我们素无交往，又话不投机，如何才能令这么个美丽冷傲的女孩消除戒心，向我这样一个陌生男人敞开心扉？现在，我多年的泡妞心得还有采访经验此时此刻却几近枯竭。绝望之余，我甚至苦苦翻出一大堆爱情电影，从中寻找灵感。

一直折腾到了天黑，还是一无所获。

虽然我知道骗女孩的基本原则是时紧时松忽冷忽热，但我还是决定晚上再到那个图书馆去一趟，寻找出手的机会，哪怕是去踩个点熟悉一下街面，做到有备无患也是好的。

晚上九点半下班的时间，我快走到她们楼下的时候，才发现今天的气氛有些异样，那里已经热热闹闹地聚了一大堆人，他们在门口的广场上，用点燃的蜡烛摆出了一个巨大的“心”形造型，在“心”的四周还围了一大圈看热闹和不明真相的群众。

在大门口的台阶上，一个衣冠鲜亮的男孩手捧一大抱的红玫瑰，单腿跪在伊娥的面前。他的亲友团围在旁边，展开一条横幅，上书：“爱你，致死不渝！”

我差点笑喷了。

伊娥皱着眉头几次想要走开，但都被那些高声起哄的同伙们团团圈住，进退失据。

我眼睛发亮，上前干咳一声，冲他们喊道：“这是在演哪一出呢？”

伊娥一见我就像见了救星一样，对着他们大喊：“闪开，我男朋友来了！”

那些小朋友一下停止了鼓噪，集体扭过头茫然望着我，一时判断不出我的来头。毕竟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大都市，趿着拖鞋去买豪车，穿着睡衣去刷别墅的闷骚哥大有人在。

人不可貌相。

他们默然僵持了一会，就自觉让开了一条路。

伊娥从圈子里冲出来，一下挽起我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们刚刚拐过街口，伊娥就立刻松了手。她撇下我，自顾自地走到路边伸手去拦车。

“你这会儿就回去吗？”我冲着她的背影笑道，“没准他们还在你家门口堵着呢！”

伊娥愣了一下，慢慢收了胳膊，默然站在路边。

“走吧，咱们先到哪儿去坐会儿。”我提议道，“我保证不来烦你。”

她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似已不像先前那般的冷漠。

我们就近找了家茶社坐了下来。

幽暗的灯光下，伊娥的美丽再一次深深震撼了我。

“今天你又是来找我的吗？”她平静地看着我。

“啊，我今天是专程来送你东西的。”

伊娥扭头望着窗外，清丽的长发遮住了她半边脸。

“想约我的人很多，想送我东西的人也很多。”她语气淡漠，“您是否还有这个必要？”

她大概又把我当成一只想吃天鹅肉的蛤蟆了。

我伸在包里的手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东西拿了出来，慢慢放到桌子上。

“这是我的行车记录仪。”我冲她一笑，说：“我想，你大概想收下它。”

伊娥异样地瞪着我，又凝神闭了一会眼，脸上变得怒不可遏。

“行，我收了。”她狠狠打开挎包，“你要多少钱？”

她的这种表情和举动让我特别难过，胸中一下充满了悲凉。

“你把我当什么啦？”我克制着颤抖，盯着她，“我还没无耻到要来敲诈你的地步。”

她不看我，沉默了很久。

“我不想接受你的采访。”她面无表情地说。

“我们不提这事了。”我拎起背包，“我先回去了。”

她看着我欲言又止，料定我总该跟她再纠缠点什么，可我什么都不说，起身告辞。

“您……怎么称呼？”她终于叫住我，脸上还是没有一丝表情。

“我姓杨。”我故作矜持地犹豫了一下，从包里摸出那张名片递了过去。

伊娥接过名片随便扫了一眼。

忽然，她一下怔住了。她慢慢抬起头，一遍又一遍地打量我。良久，她的目光停在挂在我胸前的那颗“翡翠缘”上。

突然间，她泪如雨下。

伊娥一下站起来，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。

我丢下满桌的杯碗罐碟，也跟着她跑到街上。伊娥浑身颤抖地立在那里，我张了半天嘴，也没想出一句恰当的话来安慰她。突然，她一下转过身，扑进我怀里放声大哭起来。我手足无措地柱在那儿，惶恐地排查着刚才的每一个细节，心中暗惊丘总的神机妙算。

伊娥哭累了，慢慢推开我。

“都结束了。”她抬头凝视着我，“我累了，让我睡吧。”

她这样凝视了我很久，眼里的光亮渐渐黯淡下去，她默然转过身，慢慢走远了。

我犹豫着，像是只学舌的鹦鹉，只言其声不达其意地，试探着喊出了那句话：“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……”

伊娥一下定住了。

她转回身，伫立在那团迷蒙的光里，远远地望着我。

清冷的路灯把她的脸映得凄楚苍白，没有一点血色。可这样的苍白竟是那样动人的美！这种美，比所有的风花雪月，比所有的江霞海韵都更加摄人心魄。

“你的说法很荒唐。”

伊娥坐在我的对面，轻轻摆弄着茶具。

我原以为，她会反问那颗“翡翠缘”的由来，但她却从此没再提过。

后来，这种奇特的采访已经成了我们之间的一个约定。伊娥每天上下班，我都会准时等在她门口，把她接到这个雅致的茶社里来，听她讲述她的故事。

“我查过行车记录仪。”

我平静地看着她。

“哦……”伊娥微微一笑，“那个，说明不了什么的。”她品了一口茶，笑笑地望着我：“现在技术那么发达，谁要编造几段离奇的视频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。”

我笑了。

“你这么说，那我更深信不疑了。”

伊娥愣了一下，低下头，不吱声了。

沉默了片刻，她扬起脸，说：“你想打听什么？”

“他的故事。”

我选择了这个切入点，希望唤起她倾诉的本能。

伊娥愣了一会。

“他的故事尚未发生。”

她扭过脸，似乎又把自己裹紧了。

我意识到，她还在犹豫着该讲些什么，该怎么讲。在她的心里，正反复抛弄着一枚硬币。我所有的苦心、所有的疑惑、所有的期待……

成败只在转瞬之间。

“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，每个故事也都有很多种讲法。”我朝她暖暖一笑，“你想对我讲什么，想如何讲，这都取决于你，我都会认真倾听。”

伊娥认真打量了我一会，慢慢开了口。

“他叫杨华，和你同名，这也是我愿意坐在这里的原因。”

我笑了笑。

“你朋友不多，又不愿意与人接触。和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聊天，不需要有什么心理负担。这不过是一种放松，一种安慰，心里难受的时候，这或许还是种自我解脱。”

伊娥慢慢点了点头。

我看着她的眼睛，顺势又说：“杨华的故事尚未发生，那么……我们可以谈谈未来。”

她浅浅一笑，我们彼此心照不宣。

“未来……”

伊娥眼神空茫地望着窗外。

她的神情让人感觉既有些单纯又有些深意似的，以致我看不透她究竟是个天真的孩子，还是位厌世的高人。

伊娥沉默了很久，眼神慢慢陷入了沉思。

“那时，我们正经历着一件大事……”

我静静地望着她。

握着笔的手却因由紧张与兴奋，而变得汗湿和发抖。

方舟酒店顶层的观景台，是浮动于云海之上的建筑精华。

这是一个宁静深远的白色世界，在透明的天空下，辽远的云海一直延伸到天边的尽头，让人感叹天地的博大与壮美。仙岛似的主体建筑碧沉沉的，与远处几座破云而出的雪山共同营造出一种超凡上善的境界。

意境无声，然非无言。

建筑艺术的华美与自然天成的造化相映相辉，让人不由的叹服设计者将心于无为的慧根——如果说这华丽壮美的琉璃天顶还有温婉细腻的白玉雕栏，还只是刻意于感官上的震撼，那么放眼这片浩荡无垠的云海，则会教人深深领悟到灵魂深处的超然。

杨华把脸隐设在黯淡的窗影里，长久地凝视着面前端坐着的女孩。

窗外的浮云暖暖地流淌着，漫射的光透过窗幔，为他俩的剪影镀上了一层朦胧的轮廓。

女孩的脸上平静似水，她两眼空茫地望着窗外，像是尊宁静而安详的艺术品。她的脸苍白得几乎没有一点血色，可这样的苍白却是那样摄人心魄的美，这种美如同圣洁的雪山一般，沉静而高远。